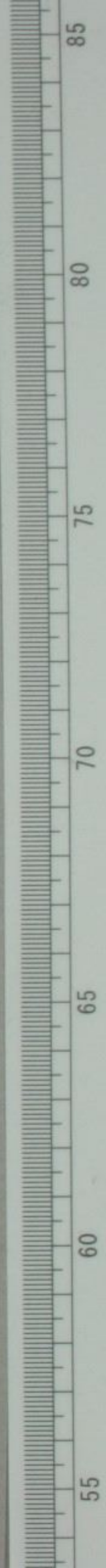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1



文庫 11
D 292
101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左丞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暉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錄躬自召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



010190562692

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
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
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
州縣吏謹守法度以脩其職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
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
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
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八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
陳洪進爲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爲亂者靖
徒步謁轉運使楊克異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
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畧詔
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
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
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
者爲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
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卽寘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
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
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
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
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

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貴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卽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旣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卽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

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
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慶菱荆
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
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爲行
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
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
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
獄侍御史玉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
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
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
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
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有降寇
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
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
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
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
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奉
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內寇以知辰州綸至築

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
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
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
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江淮
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
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
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
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
於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
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
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請
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連戶二千六百
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
史契丹隆緒死爲吊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
再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川卒綸有材
畧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
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卽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旣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卽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卽以黎桓禮物

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
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
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爲安撫
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
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
舉季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上令停任
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
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
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
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
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
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
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
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迺率衆錢備舟
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
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
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
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
山芻榷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

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火廢立教
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
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
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
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旣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
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
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
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
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諡韓琦於
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鑿云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
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洪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
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
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
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
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
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
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
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
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

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粟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泌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旣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

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
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
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
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勑民饑多殺耕牛
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
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
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
爲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
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
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
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
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副使會罷江
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秦州高郵軍置斗
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平倉儲畜至二百萬
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遷工部郎中坐失按斬
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
時發運司旣復置使乃以爲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

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
受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
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
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邊路與三人雅相厚善
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
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
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
京師遵路幼聰敏旣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旣沒室無長物
其友范仲淹分奉贖其家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
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
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
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
散漫且爲害尉旣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
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
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
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
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
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
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
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
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
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
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
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
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
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
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
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
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
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
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
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菑
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

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關
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
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
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
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
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關鑿乎昉執不
從後功竟不成歷蔡路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
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儻合委巷散處
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
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兗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繼
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
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
民不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
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
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
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
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
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

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媿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䟽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曰昊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

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鴆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鬪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

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卽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

說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從陝西進提黜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會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寃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爲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

七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弟張戢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

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許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論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

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

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
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
名之林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孳發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
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

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二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憲憲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口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

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濶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

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孀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

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躡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

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
四顛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
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
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
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
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追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
道顛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
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

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

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

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願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

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
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
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
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
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
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
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
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
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
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
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
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

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於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

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王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敕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子孟爲法黜恠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畧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

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馘曰馘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馘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抃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釋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父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

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逢葦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

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

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
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
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
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
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
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
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
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待其父識雍論議終日

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
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
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
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
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
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以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
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土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
觀物內外篇漁樵間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

傳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六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道學二 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惇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列傳

通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行二
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
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
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
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
吾無疑焉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
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
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劉絢
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
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
瞻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顥有泚與
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
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
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光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
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講
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十一
薦其賢召爲大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
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
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
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
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
讀書所致爾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
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
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
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

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
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
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
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
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王次子洙字師魯
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
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

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願旣汲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平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輯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持加識擢以慰

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魁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闔得程願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願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旣召正左司諫

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至九江上奏曰
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
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
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
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
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
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
兼侍讀而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
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
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
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
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
臣人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積曰震亦
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
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
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

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
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
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
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
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
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
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
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令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
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
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
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
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
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比
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
尋腴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
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

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

蓋鮮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子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徃復闡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

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況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城都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

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北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

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
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
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
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
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
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
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
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
覆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
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
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
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
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
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
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
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
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

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狹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

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恭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恭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

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

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

業沙縣陳淵揚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克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

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

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劔州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

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

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
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
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
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
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
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
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
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
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
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
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
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
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
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適事
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

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水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

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徃覓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

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孫奭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
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

一

以御史中丞常 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
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
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
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
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
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
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

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
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
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
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
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
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
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

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
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
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
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
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
斥夫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
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
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
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
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
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
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
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
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
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
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

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

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人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蕭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人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克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

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在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之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

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

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
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
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
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
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
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厚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
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
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
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
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
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父
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

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顥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

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
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
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
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罔
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
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林之
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
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
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
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
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
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
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
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
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
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
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
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
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
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
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
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
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
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
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
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
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
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

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
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
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
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
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
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
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
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
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
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
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
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
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
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
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
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
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
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
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

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
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
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
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
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
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
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
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
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
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
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
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
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
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
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則
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
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
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
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
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
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
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熹奏禮經勅命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
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
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
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
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
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聞者
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
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
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

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
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
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
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
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
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
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
始祖已爲得禮之王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
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
堂不以闕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
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
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
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
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
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
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
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旣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
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
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
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
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
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伍年依所請明年
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
孫舉舉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徒建陽之
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
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
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
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
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
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
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

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
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
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
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
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
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
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
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

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
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
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
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
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
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
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
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
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

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
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
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
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
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
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

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
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
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

仁親切之旨告之棧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
有人矣棧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
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
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棧時
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
以為不及也聞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
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
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誓浚去

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
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
沒棧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
翼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宵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
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
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
宜深察此理使吾宵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
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

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棧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棧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
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
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
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
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
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
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
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
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
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
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
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
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
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卽詔

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
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
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
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
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
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
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
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
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
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
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
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
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

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
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棧首劾大
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
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棧
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
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
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
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
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帖勢希賞廣招
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棧劾大辨詐譖所招流民
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
易他郡棧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棧有公
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

一

日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
法嚴重乃以白毋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他出榦因
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
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
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
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
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
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

以喪祭一編屬榦彙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
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
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
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
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
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款力争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
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

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
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鞠
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
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
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
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
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
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
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
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

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
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
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
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玉城分十二料先自
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
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
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
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

用其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
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
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
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
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
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
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
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灤山再拜雨卽至後
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
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榦人德之
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
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
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
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
屈乎先是榦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
用左右親信之人徃徃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
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
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

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

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徧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

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以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

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

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
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
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
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
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
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
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
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
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
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
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隄保之尤無良者易置
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燾白于漕帥修之自
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
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
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壽張持空券益不售燾
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曰錢
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
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

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割入漕司卽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裹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克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戶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人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口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止善處

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
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
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
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
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
二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治洽請於縣貸常平米
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

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
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
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
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
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
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
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
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
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
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

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庫
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者
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統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廩所入以白守曰君
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
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
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
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
吏受財乘間訊囚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
上干郡縣之湖南鄆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
以得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
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
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
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
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
大旱禱不應洽言干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
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
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
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
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

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
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
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卽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
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
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
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
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
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擲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

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
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
李閔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塹趙汝諤陳
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
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
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櫛櫛賜
回遶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
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

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

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因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冝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錡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法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

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闕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

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

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旣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崇政化爲本歲謹行振給有方王藺劉頴薦于朝除
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
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閎等書參訂行
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
伐桑柘毀廬屋葶殪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
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奉乞
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
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旣歸里幅巾深衣
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
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
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
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